



赵遐秋 著
曾庆瑞

文学台独 面面观



WENXUE TUDU



7

九州出版社

“文学台独”面面观

赵遐秋 曾庆瑞 著

九州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台独”面面观/赵遐秋，曾庆瑞著。—北京：
九州出版社，2001.12

ISBN 7-80114-714-6

I . 文 … II . ①赵 … ②曾 … III . ①当代文学 –
文学研究 – 台湾 ②台湾问题 – 研究 IV . ①I206.7 ②D6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7368 号

“文学台独”面面观

赵遐秋 曾庆瑞 著

出版：九州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4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706018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205 千字

印张：9

版次：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80114-714-6/D·71

定价：15.00 元

序

陈映真

从我个人的体会，以一九七九年底高雄市“美丽岛事件”的勃发、镇压、公开审判和判决的全事件过程为分水岭，台湾的政治思潮和文艺思潮发生了鲜明深刻的变化。我眼看着原本毫无民族分离主义思想，甚至原本抱有自然自在的中华民族主义思想感情的一部分台湾文学界朋友，和全社会、全知识界的思想氛围，以“美丽岛事件”为界，逐渐从反国民党的义愤，向着反民族和分裂主义转向。其中，一直到一九七八年乡土文学论争时犹在国民党镇压乡土文学的法西斯高压下，挺身出来主张台湾新文学的中国属性的某些作家、诗人和评论家，也纷纷改宗转向，令人瞠目。

关于台湾一部分文学界人士从磅礴昂扬的中华民族反帝爱国思想传统向着反共、反华、靠拢外国帝国主义转变而终至奔向民族分裂主义的问题，目前似乎还缺少科学性的、体系性的分析。一九四二年到一九五〇年间，美国帝国主义为了它的国家利益和冷战布置，迭次计划要把台湾变造成一个与中国分离的、亲美、反共的傀儡。这个阴谋，早为台湾革命家谢雪红和她的“台盟”同志们、李友邦将军和著名作家杨逵所洞悉，迭次公开予以揭露和强烈批判。一九五〇年韩战爆发，美帝国主义悍然以大舰队分断海峡，干涉中国内政，企图使台海分裂固定化。一九五〇年开始，台湾经济在美国军经援助和美资推动下，发展了和中国民族经济失去联系的、台湾独自的“国民经济”，达成了对美依附及独裁政治下的资本主义发展。在思想意识形态上，从一九五〇年至今，国民党推动极端化

的反共宣传，把大陆中国和大陆中国同胞彻底妖魔化。在另一方面，美国冷战意识形态即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文艺和其他学术思想，也藉着美援体系和留学机制全面统治台湾。

从一九四六年始到一九四九年，全中国大陆反内战、反独裁、要求和平建国的民主运动向台湾漫延。台湾学生、市民、作家热情参与了这个全国性民主运动。一九四七年元月抗议美军在华暴行运动、二二八事变、一九四七年半年开始的关于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议论、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和杨逵的《和平宣言》事件，都必须摆在同时期全中国的民主运动背景下，才能有科学性的理解。然而，不幸的是，这在台湾的中国民主运动，于一九五〇——五四年国民党发动的惨绝的“白色恐怖”中被连根铲除。在美国全面支配下，五〇年代以《自由中国》运动为起点的、由撤退台湾的大陆右派民主人士，和台湾资产阶级联手发动的反蒋民主斗争，先天就带有“反共、反蒋、亲美”的局限性。这个右倾的台湾战后民主主义发展到了八〇年代之所以和同样反蒋、反共（连带反中国）、亲美的台湾民族分裂主义合流，毋宁是自然的归趋。

在政治上还不能公开叫喊“台湾独立”的八〇年代初，“台独”派挑选了台湾文学领域的论坛，有战略、有方针、有部署地铺开了民族分离主义的台湾文学论述。今日回顾，依然怵目惊心。但对于此一反民族倾向的批判和针锋相对的斗争，检讨起来，有这困难：“美丽岛事件”后，“台独”运动和以《夏潮》为中心的左派统一派，都同受国民党法西斯严重的虎视。在那条件下，左派在道德上、在政治上无法开展对民族分离派的批判。面对自八〇年代初铺天盖地的“文学台独”运动，首先觉得其台湾史的、文艺批评的，乃至哲学社会科学的水平粗疏，要一批驳，费时、费力而无意义，终而产生轻敌，不加理睬的态度。此外，到外国学文学理论回来的学者，又一般地对台湾史、台湾新文学没有充足把握，对“文学台

“独”问题没有兴趣，而纵之任之。久而久之，这些学术和知识水平粗劣的“文学台独”论终于取得了支配地位。二〇〇〇年后在“台独”派攫取了政权和高教领导权后，“文学台独”论势将藉着其独占台湾文学系、所的广设，变本加厉，成为“台独”派在台湾文化战线上的有力推手，为害严重，形成我们民族史上坚持民族解放和团结统一的力量，与反动、反民族的民族分离主义逆流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一场严峻的斗争。

现在，大陆学者赵遐秋先生和曾庆瑞先生，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概括和整理了从一九七〇年代末，历经整个八〇年代以迄于今日的“文学台独”诸论，厘清其源流、分析其派别，掌握其头面人物，分别就文学分离主义和民族分离运动的关系、“文学台独”论的政治、社会和历史根源，提出了分析和说明。两位先生并就针对中国文学的台湾文学“本土论”和“主体论”，就歪曲和冲淡中国新文学对台湾新文学的历史影响，就美化台湾皇民文学逆流，以及将在台湾的闽南语当做独立的民族语处理台湾新文学的语言问题，和全面为文学分离主义炮制“台独”观点的台湾新文学史等问题，提出了深入、尖锐的剖析与批判。历史已经说明，反对“文学台独”的斗争，是我们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争取民族解放与团结和国家独立与统一的伟大斗争中未竟之业。从这个高度来看待，这本《“文学台独”面面观》就极有助于廓清“文学台独”的脉络和真相，有助于认识今日台湾文学研究领域中反“文学台独”斗争的具体形势，也有助于统一认识和思想，以便在复杂情况下面对“文学台独”谬论时，有充分的思想和知识准备。因此，本书的出版，是及时的，有现实意义的贡献。

不论是二〇年代台湾新文学的发轫，三〇年代关于大众文学的大众语的建设，或四〇年代后期关于建设战后台湾新文学及推动左翼文论的事业中，大陆和台湾的知识分子总是亲爱精诚，热情

洋溢地为推动和发展台湾新文学而团结奋斗。继承这个宝贵的民族文学史的传统，两位先生的《“文学台独”面面观》的出版，更彰显了它在我民族文学史以及在政治和思想文化史上的重大而深刻的意义。

是敬以为序。

历史与现实的呼唤

——序《“文学台独”面面观》

金坚范

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大陆和台湾都是中国的领土，我们共同的家园。遗憾的是，由于国民党集团部分军政人员 1949 年退据台湾，造成了台湾海峡两岸的分离。中华民族走上了一条艰难曲折的祖国统一之路，金瓯有缺不是民族的光荣。但有不争的事实是，在 1949 年的近 40 年间，台湾当局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全中国的合法地位，却仍然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和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反对制造“两个中国”和“台湾独立”。历史的车轮到了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情况开始变了。列宁缔造的苏联分崩离析，东欧一些国家多米诺骨牌般纷纷易帜，西方反华声浪甚嚣尘上，妄图一口把巍巍中华给吞掉。李登辉利用乱世，蓄意背弃一个中国原则，频频大放厥词，处心积虑地制造分裂。民进党更是推波助澜，“台独”思潮大行其道，日益嚣张。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思潮是由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存在决定的，传达着一定时代的现实生活中的人们的精神意向和社会心理。社会思潮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文艺作为社会思潮中最敏感的触角，同社会思潮中的政治思潮存在着深刻的联系。难怪，台湾文坛成为分裂主义政治思潮的重灾区之一。其间“统”、“独”之争日趋明朗和激烈。

近 10 年来，台湾当局和分裂主义势力不遗余力地在岛内甚至

海外大搞“文化台独”，鼓吹“去中国化”的“台湾文化”，认为“台湾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是集合了台湾原住民文化、日本统治时期的“东亚文化”、中国固有文化以及欧美等地的西方文化于一体的“新的、现代文化”。换言之，中华文化只是台湾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文化”不是中华文化。

这种挖空心思人为的反历史地炮制的“台湾文化”，比政治“台独”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图谋拦腰斩断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这一维系两岸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搞乱台湾社会的思想。文化是化人的，所以，这是十分险恶的又是最为彻底的“台独”行为。一位台湾作家忧心忡忡地对我说：他们的方针是脱离中国，具体办法是抓教育，从历史、地理、语文着手，脱离中国。将来台湾人的意识中没有中国了，中国成了外国了。人都变了，怎么办？

加强祖国大陆与台湾文学界之间的联系，为统一大业尽一点绵薄之力，是中国作家协会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为了批驳“台独”在文学上的表现，同时为了声援台湾文学界的主张统一的朋友们，《文艺报》作为中国作协的机关报从 2000 年 11 月到 2001 年 2 月间，先后发表了赵遐秋、曾庆瑞署名“童伊”撰写的《台独谬论可以休矣》、《台独文化把“语言”当稻草荒谬！》、《从台湾的人间派对“皇民文学”和理论的批判看台独谬论的汉奸嘴脸》、《看外国势力与文坛台独势力狼狈为奸》等 4 篇长文。这些文章在大陆文学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一些朋友见到我时纷纷予以赞许，认为《文艺报》上的文章内容翔实，读了《文艺报》才弄清“文学台独”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此外，一些中央新闻单位的记者，因要采访台湾文学界的朋友而同我们有些工作上的接触。交谈中我们吃惊地发现，他们对“文学台独”或是一片茫然或是知之甚少。这些使我萌生一个念头：应该有一本全面论述“文学台独”的书，让

世人了解“文学台独”和两岸批判“文学台独”的真实情况，给历史和现实一个交待和回答。

当我将自己的想法向赵遐秋、曾庆瑞教授谈起时，他俩也有同样的想法。可见，这是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中华同胞的共同愿望，可以说这本书的出版是历史与现实的召唤，所以大家才能“心有灵犀一点通”。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崇高愿意，是中华民族极其重要的历史使命。新的世纪已经来临。有着五千年灿烂文化的中国人，肯定会用自己的智慧和胆略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前　　言

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岛上的住民，不论汉族还是山地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台湾的文化，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华文化的地域性的一种表现形态。

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学的地域性分支，或地域性的一环。

台湾岛上的新文学，和大陆的新文学、香港的新文学、澳门的新文学一起共同组成了中国新文学的大家庭，中国新文学的完整的地缘版图和文本实体。

诞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的台湾新文学，其直接的源头固然是当时的台湾现实生活，而催生的影响，则来自于大陆的五四文学革命。从那以后，历经光复之前的日据日期，光复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直到世纪末民进党上台，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始终都在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大格局之中进行，始终都是中国新文学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方面，谁也无法割断它和整个中国新文学的血亲的联系。直到现在为止，台湾新文学与整个中国新文学，无论在文学的文化蕴含上，还是在文学的思想观念，创作方法，形象内容，语言形式，文学载体，以致文体形态上，或者它所体现的民族心理模式、情感方式上，还有读者阅读行为类型上，以及文学自身发展的动因、情景、方式、规律上；都是同一、统一而断难加以分割的。

然而，随着政治上的“台独”活动日益猖獗，恶性发展，台湾岛上的“台独”势力在精神文化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其中包括文学领域的创作和史论研究、教育、出版各个方面，大肆进行分裂活动，

炮制“文学台独”，以图从文学版图、文化版图的分裂走向地理版图、政治版图的分裂，为其政治上的“台独”张目。

这一类的“文学台独”活动，虽然只是一股“台独”势力的鼓噪和倒行逆施，成不了什么大气候，我们却也不能掉以轻心，而要提高警惕，高度重视，认真对待，予以清理和批判。

事实上，20多年来，在“文学台独”孳生和发展的过程里，台湾文学界的爱国力量、进步人士，坚决维护民族和国家统一的“统派”思想家和文学战士们，已经坚持不懈地对“文学台独”展开了毫不妥协的斗争。斗争中，他们直截地揭露了“文学台独”言行的分离主义的真实面目和反动本质，揭露了“文学台独”与外国反华势力相勾结的背景，深刻地批判了“文学台独”反民族、反历史、反文化、反文学的劣根性，批判了“文学台独”的危害性。这场斗争，其尖锐、激烈、复杂和震撼人心的程度，为世界各民族文学史乃至文化史、民族史所罕见，其杰出的贡献和伟大意义亦为世界各民族文学史乃至文化史、民族史所绝无仅有。可歌，可泣！

值得注意的是，发生在台湾岛上的这场批判“文学台独”的斗争，已经引起了大陆思想文化界和文学界的极大关注。大陆的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广大文化和文学工作者，及有关媒体，积极呼应台湾朋友的爱国行动，纷纷投入了这场斗争。

为了更好地开展这场斗争，彻底粉碎“文学台独”、“文化台独”以至整个“台独”的阴谋，维护海峡两岸文学、文化的统一，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民族和国家的统一，我们撰写了这本《“文学台独”面面观》。

我们希望这本小书能有助于朋友们了解“文学台独”的真面目，了解批判“文学台独”斗争的真实情况，有助于朋友们的台湾文学研究、教学、出版及宣传工作。

目 录

陈映真序	(1)
金坚范序	(5)
前 言	(1)
一、“文学台独”是文学领域里的“两国论”.....	(1)
二、“文学台独”孳生的社会土壤.....	(7)
三、“文学台独”恶性发展的历史	(27)
四、用本土化自主性主体论对抗中国文学属性	
——“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一	(50)
五、歪曲台湾新文学发展历史为“台独”寻找根据	
——“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二	(77)
六、丧失民族气节美化皇民文学为殖民者招魂	
——“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三	(136)
七、妄图在语言版图上制造分裂为“台独”造舆论	
——“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四	(207)
八、在台湾新文学史的体系构建中为“台独”张目	
——“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五	(238)
结束语	(270)
后记	(273)

“文学台独”是文学领域里的“两国论”

什么是“文学台独”？

一言以蔽之，“文学台独”是文学领域里的“两国论”。

“文学台独”指的是，在台湾，有一些人鼓吹台湾新文学是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的一种文学，或者说是不同于中国文学也不属于中国文学的一种“独立”的文学，是与中国文学已经“分离”，已经“断裂”的“独立”的文学。其核心的观念，其关键词，其要害，是“独立”。

目前，“文学台独”论者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文学的“独立”已经早于政治的“独立”而实现。另一种说法是，文学的“独立”要通过政治的“独立”去实现，有赖于政治的先行“独立”才能“独立”。不管是哪一种说法，“文学台独”的鼓吹者都已表明，他们鼓吹的“文学台独”正是整个“台独”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在中国文学和台湾文学之间制造分裂的文学版图，是重合和叠化在“台独”的所谓的文化版图、民族版图、地理版图和政治版图之上的。而那文化版图，正是分裂中华文化和台湾文化的；民族版图，正是分裂中华民族和在台湾的汉族及山地民族住民的；地理版图，正是分裂祖国大陆和台湾岛屿领土完整的；政治版图，正是分裂中国国家主权，反对“一个中国”，妄图使台湾省脱离中国而“独立”成一个“国家”的。

所以说，“文学台独”是“台独”在文学领域里的表现，是“台独”的一个方面军。鼓吹“文学台独”，就是使“台独”文化化、文学化。它是使“台独”泛化到社会精神文化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险恶

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政治“台独”一时无法得逞而先行炮制“文化台独”的险恶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台湾“台独”势力一时还不敢公开“明独”，而要先行炮制“暗独”的一个险恶的步骤。因此，鼓吹“文学台独”就是利用文学为政治“台独”寻找根据，制造舆论，就是为政治“台独”张目，为政治“台独”做准备。

我们知道，“台独”即主张“台湾独立”的思潮与活动，是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台湾重归于中国版图之后开始的。“台独”活动是台湾社会的毒瘤，“文学台独”则是这个毒瘤上的恶性细胞。

“台独”思潮与活动的畸形孽生和恶性发展，有它复杂的历史、社会、政治原因，也是美国、日本反华势力支持和串通共犯的产物。“文学台独”的思潮与活动，就在整个“台独”思潮与活动孽生和发展的土壤上滋生和发展，跟随着整个“台独”思潮与活动的孽生和发展而孽生和发展。只不过，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统治时期，台湾当局采取打击“台独”活动的措施，“台独”势力在岛内难以生存，不得不孽生于海外，先在日本，后以美国为大本营，大肆进行活动。当时，台湾文学界中极少数具有分离主义倾向和“台独”思想的人，还不敢在岛内公开鼓吹“文学台独”。到了70年代后期，台湾岛内“反蒋民主”运动兴起，“台独”分子披着“争民主、争人权”的外衣大肆活动，“文学台独”势力终于登台表演。

1977年，叶石涛的《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一文，最早敲响了“文学台独”出台的锣鼓。这以后，如同陈映真所说“历史给予台湾形形色色的民族分离主义以将近二十年的发展时间。”其间，经过叶石涛及其追随者彭瑞金、张良泽、陈芳明等人，把“文学台独”的思潮与活动，推向了极致，以至于公然叫嚷“台湾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台湾文学是独立自主的文学”，“中国文学与日本、英、

美、欧洲文学一样,是属于外国文学的”^①;公然叫嚷二战之后是“外来的中国”对台湾实行“再殖民统治”,最后使得台湾彻底与中国“分离”,台湾文学最后与中国文学彻底“分离”^②;还公然叫嚷“‘中国’就是台湾走向独立、自主最难摆脱、也最难克服的障碍”,“‘中国’因此变成台湾各种本土化运动所要对抗的‘中国文化帝国主义’、‘中国霸权’,成为台湾、台湾文学追求自主、独立历程中挥之不去的梦魇”^③。

“文学台独”的炮制者和鼓吹者,痴人说梦般抛出的思想和言论,主要之点是:

第一,台湾新文学诞生之初,就是一种多源头、多语言、多元化的文学。其中,中国新文学的影响远不如日本等外国文学影响大,甚至于,张我军受大陆五四文学革命影响而提出的台湾“白话文学的建设”,是一条“行不通的路”。这是要从源头上割断台湾新文学和大陆新文学的血缘关系。

第二,台湾新文学的历史发展,就是文学中的“乡土意识”向着“本土意识”、“台湾意识”、“台湾文学主体论”的发展。其间,30年代初的台湾乡土文学和台湾话文的论争、40年代的《新生报》《桥》副刊上有关“台湾文学属性”的讨论、70年代乡土文学的论争,还有吴浊流、杨逵、钟理和等作家的思想和作品,所有重要的文学现象,全都被篡改了历史,扭曲变形了面貌,歪曲了本质。这是要从流变过程上割断台湾新文学和大陆新文学的血缘关系。

第三,与这种“源”、“流”的分裂割断相呼应,还和日本反动学

① 叶石涛:《台湾文学入门》。春晖出版社,1997年6月初版,第9页、第8页。

② 见陈芳明著《台湾新文学史·第一章·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载《联合文学》1998年8月第178期。

③ 游胜冠:《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兴起与发展》。前卫出版社,1996年7月初版,第442页、第441页。

者一起,美化“皇民文学”,为“皇民文学”招魂。

第四,为“独立”的“台湾文学”寻找“独立”于祖国统一的汉语言文化之外的语言文字书写工具,又肆意抹煞历史、歪曲事实,反科学、反文化地将台湾岛上普遍使用的汉语闽南次方言^① 和客家方言说成是独立的“台语”,鼓吹“台语”书面化,鼓吹另造“台语文字”,以便创作“台语文学”。

第五,为了使“文学台独”得到文学史论著作的学理支撑,又特别鼓吹用分离主义的文学史观和方法,构建和写作以“台湾意识”对抗“中国意识”的“台湾文学史”。

这样的言论是不能不加以批判的。这样的分离主义活动是不能不加以揭露的。

这样的思潮与活动,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和后果。

比如,它遮蔽了历史,误导青年一代对台湾新文学的源流、本质及其具体史实的认知和认同;

又比如,它在文学教育、文学研究体制上诱导一批“独立”于中文系、所之外的,与中文系、所分裂为“两国”文学系、所的台湾文学系和台湾文学研究所。台湾当局最近全力推动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的台湾文学系、所的设立,由主张“文学台独”的教师全面支配台湾文学的教研领域;

再比如,它导致了台湾当局禁用大陆通用了十几年并得到国际公认为标准化汉语拼写的汉语拼音方案,进一步为“创造”“台语”文字、炮制“台语文学”作了准备;

还比如,它由美化“皇民文学”而美化了日本殖民者在台的殖民统治,美化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

^① “闽南次方言”是汉语闽方言的一支。“方言”、“次方言”都是语言科学中划分“方言”的术语。